忠獻韓魏王家傳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五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至和二年七月疾既愈召爲工部尚書三司使將上道除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溪洞彭仕義納厥子師寶之妻師寶乃與子投辰州告父之惡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等遂領兵討之自是入寇不已又遣竇舜卿等經制之自此已數歲矣仕義方乞復通貢奉却欲得投來子孫二府合議宰相文彥博呼吏擬奏許仕義貢奉如舊却令送還二子公聞之獨哂彥博正色言

且聽彥博處置何笑耶公曰此事未安二子旣還則爲魚肉矣他日朝廷何以來蠻夷也遂議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殺師寶俾知龍賜州然後許就降仕義乃聽命納欵荊湖之間無事公以樞密院圖籍紛亂無紀次不可考究乃奏曰歷古以來治天下者莫不以圖書爲急蓋萬世之根本後世之模法不可失也恭惟我宋受命幾百年矣凡機密圖書盡在密院而散逸蠹朽多所不全至於近歲文書欲求證用已不可得臣比到院因北界爭寧化軍地土令檢北界朔州牒寧化軍稱天池廟係屬南朝當

日院吏累月檢之不獲及因西人理會麟州疆
界亦尋廢曆中臣任院日與西人商議納款始
末文案亦已不全以此知機要文字從來散失
甚多請差官於諸房討尋編録一本進內一本
留樞密院廳以備經久之用於是自建隆以來
以歲月先後事類相從而纂集之得祖宗御筆
所裁則悉上之總千餘帙後至中書亦行之又
言內外文武官俸入添支并將校請受雖有品
式而毎遇遷徙須由有司檢勘中覆至有待報
歲時不下者請命近臣就三司編定爲祿令又
以所給驛券皆未有定例或多少不同乃會萃

名數而纂次之為驛令頒天下三司吏自此不得復弄文移為稽留賕賂自絕又奏曰嘗覽前代見兩漢之世其於鰥寡孤獨老耄篤癃之民每詔郡國則必哀憐軫恤問有粟帛之賜故大漢之德感人之深不獨當時之人思愛不已至於後世亦嗟嘆而稱羨之陛下紹祖宗積累之業至仁至慈視天下之民猶父母保赤子唯恐其有傷也豈愧于二漢乎但賑恤之事議者有所未至耳請罷鬻諸路户絕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乃詔天下皆廣惠倉仍俾諸路提點刑獄司專領

之歲終具所支納上三司十萬戶以上留一萬石七萬戶八千石五萬戶六千石三萬戶四千石二萬戶三千石萬戶二千石不滿萬戶一千石有餘則許糶之熙寧中天下方散青苗錢河北提舉官王廣廉乞併廣惠入常平以廣青苗之本此倉遂廢公又言朝廷頒方書諸道以救民疾而貧下之家力或不能及請自今諸節鎮及益并慶渭四州歲賜二十萬餘州軍距十萬委長吏選官合藥以時給散從之又以天下見行編敕自慶曆四年後距今十五年續降四千三十餘條前後多抵牾請命删定爲嘉祐編敕

迨公爲相又章總須後屢修編勑而議者以嘉祐爲詳平又請稍出内帑錢糴粟數百萬實邊備遣官汰三路病弱不堪出戰馬廢在京估馬司歸群牧司以絶券馬艱阻之弊豐州古九原也與麟府鼎足向爲羌人所破公建遣郝質王慶民郭恩修復之嘉祐三年六月文潞公罷相富鄭公遷昭文館大學士拜公次相制曰亮成天工實繫於宰職緝熙王道允寄於賢才矧乂服於機廷且罔知於治體俾正中階之象用膺次相之文旣考師言復詢剛日式揚孚號誕告庶工推忠協謀佐理功臣樞密使開府儀同三

司檢校太傅行工部尚書上柱國南陽郡開國
公食邑四千七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韓琦
志度純深才致高妙行孚於風俗言必合於
典常立於本朝毅然懷體國之色訪於大略直
弘有匪躬之風曩者撫俗換邊勁兵宿野始仗
指蹤之略遂升基命之司功濟西師得關中之
感悅衆留樞府底河外之附綸閣秘書殿之華
就寵帥干之拜持中山之師節臨大鹵之威狄
寂鎮邊虞深得戎重召言還國申命登樞總已
煩機乃蔽舊物謀而鮮過慮不及私備挹謙爲
盤宣忠力文武參試剛亮節之卓然台宰對司

在王公之右若晉秦之體策付以機衡仍叅
書殿之名便據土田之賦於藏寅亮天地之化
調序陰陽之和偶石無心以平而為體量龠自
追以虎而爲宗勒思此言同底于治可特授依
前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中書省舊
弊無事以用例諸房吏惟意所去取公令刪取
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去冗謬者爲綱目類次
之無用例皆不可隱非所載者吏亦不得用自
是諸吏不能措高下崇文院白本書歲久多壞
又散失不全乃於館閣自擇儒臣一員充編校

官搜訪文總目收聚遺逸刊訛謬補寫之又
以黄紙爲副本以絶蠧敗命姚闢蘇洵編纂
書成百卷號曰太常因革禮選官分詣諸路覈
田賦力均定田税天下河渠事舊三司置案主
之因大河屢決公謂非專置職守無以責任乃
修舊制置都水監罷武吏爲提點刑獄川廣福
建等凡十一路增置轉運判官一員裕孝前進
擬赦書條目極多恩澤及民甚廣及宣赦罪咸
稱前後赦恩未嘗如此命諸路轉運建學行尤
異者續令詣京師館于太學試舍人院差次授
官進士高第三人常循列不大進用欲使增貢

任以養人才緩進之以勵自效自第一人而下入仕之恩率差降焉推擇柴氏一人令歲時祀奉周室祀事封崇義公給田一頃凡祭享所須悉從官給以法堯舜國賓春秋三統之義又以示存亡繼絕以廣繼嗣之福也自唐建中始有茶禁近歲爲害尤甚官受濫惡而民間私藏盜販犯者滋繁嚴刑重誅無有虛日於是降詔盡弛此禁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除去天下莫不稱頌諸州收馬草地馬少而閑田多往往爲民侵耕遣職方員外郎高訪詣河北標定除留牧放外餘田聽下戶請佃仍得剩出二千一百

五十餘頃歲得穀十一萬七千餘石絹萬三千
二百餘匹草十六萬一千餘束又秦州永寧寨
元抄市券馬之處後修古渭寨絕在永寧之西
而蕃漢多互市此間因置買馬場凡歲用緡錢
十餘萬蕩然流入虜中實耗國用乃復置場於
永寧而罷古渭城買馬委薛向領陝西監牧專
以馬政責之公在定武日見滹水之弊屢陳於
朝終爲屯田司所沮不得行至此乃奏曰朝廷
與北虜通好已來屯田一司專以內臣參領邊
陲無事惟務增展溏泊以爲勞績每歲入奏優
得轉遷相繼者務廣於前興作不已至堰斷滹

沱沙溏等九河下源不令入海盡灌邊吳界又
堰徐河以豬保州西洗苑泊水每歲夏秋雨水
之際漕水漲溢浸壞邊民廬産不可勝計使生
者無旧可歸死者無地可葬皆謂朝廷殊不顧
藉怨入骨髓又順安軍界有十洪橋牙家港兩
處泉從來出洩溏水入北界三臺小李村之處
近年復以硬堰閉塞雅務溏泊渺瀰却令北界
人戶皆免水患措置顛倒無甚于此兼保州是
宣祖皇帝鄉里彼處有宣祖皇帝先塋墳瑩及
民間所謂天子巷者為溏水湧浸每縣雨暴漲
之際此兩處人皆行船網魚而懼也由司事勢

無敢言者臣尋遣知保州趙滋相視頗知其利害頗與遣去官往彼同議其經久之計詔遣三司鹽鐵判官楊佐管幹屯田司張茂則與趙滋同擘畫以聞佐等乃言保州界徐河見於河身內築堤截斷水勢灌注沆淀泊每至夏秋山水之漲渰浸民田及逐年衝注破沙堤口子一槩澇沫入戶田苗不少今欲於截河堤修作石水限遏流夏秋漲水入舊河流行兼約留得居常泊水詔從之六年八月富弼遭母喪力辭起復退公上宰制曰禮載六卿而莫先冢宰書稱四輔而莫重前疑蓋地隆者付畀益嚴職近

者責任彌大茍非全德疇副具瞻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七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韓琦有質重之資而濟之以敏有方毅之氣而守之以和左右歷年夙夜一節至於弛國之禁而惟刑之卹均民之賦而惟力之紓茲太平之本原寔真宰之事業若時茂績宜服寵嘉是用進司寇之聯正中台之位監視史筆譯修梵文陪觚綵戶封增衍真賦於戲投受之際茲謂不虛譽諸濟川汝惟舟揖如彼作室汝惟垣

班位其欽扎札卒朕命可特授行刑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
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公
以祖宗之初本支未廣今諸邸蕃衍前世未有
此比而但處之諸宅略無措置甚非永遠之法
當參酌唐制使補外官屢請下有司以議典禮
事未及行而值昭陵變故治平中邵必蔡抗復
以為言中書已具換官格目擬進而英宗不豫
後神宗熙寧初卒行之立考校監司殿最之法
令考課院爲上中下三等上之諸路守令有清
白不撓而實惠及民者委安撫司保薦於朝俾

令再任刑法寺天下歳上獄淹繫者名命月具
所斷以聞詳議詳斷官仍委審刑院大理寺輪
察之既已督責天下吏職囹圄亦無滯留又欲
推廣上之仁德使及微細考尋天禧初嘗於京
門外四禪院買地以瘗無主骸骨官給錢六百
幼者半之後因循不復給錢而死者暴露於道
見者閔傷乃舉舊制行之七年十二月仁宗召
從臣於天章閣觀三朝瑞物復燕羣玉殿酒行
上宣諭曰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
宜盡醉因召公至御榻前別賜一大卮又出禁
中名花以金盤貯香藥令持以歸故公和御製

詩曰流霞仙飲罷又賜一盃醉後數日仁宗上仙公定大策人皆以謂前日酌公如意有所屬也故公爲仁宗哀册文有云因驚此會之非常似與羣臣之叙訣也初仁宗在位四十一年皇嗣未立天下共以爲憂公始召爲御史因上章乞内中建立書院擇宗室賢才者升於内學願聽斷之暇時賜臨幸以觀其器識時欲先以此請感動上心及爲首相曲謝日即具手疏曰竊見近歲以來内外忠孝之臣皆以陛下臨御四海三十餘年而皇嗣未育天下無所係心不避重誅繼有論奏乞於宗室中擇幼而可教者

權以爲嗣陛下慈仁恭儉冠絕古今天監至明
非晩必生聖子以爲廟社無疆之慶至時宗室
中擇爲嗣者優加職秩使之退就宮邸誠善議
也臣愚切佐陛下何疑而不行之然茲事至大
當獨斷於聖心雖至親至近之人不可得預議
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
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之望若謂賢愚難辨
當選擇當謹則臣乞於內中建學取宗室中幼
而謹厚勤於爲學者升於內學陛下伻於聽斷
之暇或休假之日親幸學舍觀其道業進退應
對短長不半歲閒陛下必盡知其賢否然後擇

意取其可屬者權而命之則無不當矣臣蒙陛下非次拔擢使待罪宰相思有以上報而事無重於此者故昧死盡言唯聖慮寬納則天下幸甚向此陳請不一亦蒙開納之一日因論此事帝笑云後宮方有娠者且更待之後誕育皆皇女又以前奏為言前後九十餘請終未有開可之語或怒形於色或悽慘不樂中外臣僚漸多以此為言然所上章疏未嘗降出公意欲臺諫官進言為助知司馬光在并州嘗上疏乞立皇嗣乃命光知諫院光就職果面陳立嗣事後光語人曰韓公差光與御史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

一日洙召光於佛寺中屏人語曰近大享明堂
辭及相攝太尉洙監祭公謂洙曰聞君與司馬
君實善君實近言立嗣事何不乞以章疏送中
書達此意行戶利害非所以相煩也光得此
意遂再上章它日光至中書袖納上殿劄子視
之乃乞早建皇嗣章也公喜曰諾此可復伸前
說矣明日因進呈光疏力請之公又自懷孔光
傳于上前開陳漢成帝立定陶王事曰漢成帝
在位二十五年無子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爲子
成帝中材主猶能爲之陛下之聖何難於此又
曰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始

感悟乃曰宗室中誰可公曰臣等與宗室素不
相接此事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上曰昔嘗
有宗室二人養於宮中小者伎大者純而不慧
因道英宗舊名公即贊曰既屬任以此不慧者
固不足論仁宗曰如此則惟宗實可公曰陛下
既已知之則定矣時六年十月也諸公議事當
有漸翊日再啓且除判宗正寺自右衛大將軍
岳州團練使起復為泰州防禦使上喜曰甚好
命既下英宗力辭時內則宮人宦官之不悅外
則大臣小臣之横議帝意不得不惑公每進呈
英宗辭免章奏察見仁宗顏色不樂不知身之

所容也時已及半歲英宗又繳還所授勑告仁宗曰他既如此不如且放下休公曰天下人已知之而中輟非朝廷舉動彼能退避如此乃是有識慮也若陛下更賜以手詔知今來出自聖意彼必不敢不當命公草手札以進其手札曰朕親書劄子賜汝為昨來差遣出自朕意令汝授告勑豈得更有辭遜令再差人去傳宣便須受告勑將謝表與去人附奏候痊安入謝七年八月英宗尚復辭上曰奈何公曰若名分正則自辭不得帝釋然曰如此則更休作別名目便立為皇嗣與就閤堂前了當中書遂乞宣諭樞

密院及樞密使張昇至乃驚而厲聲曰此事體大切須子細官家莫錯帝笑曰事已定矣公乞親書手札付外施行仁宗頷之是日中使降手札翌日二府同進呈幕次中歐公曰皇嗣莫大分明不若只為皇子公以為然二府既同奉旨立皇子於是再拜而退遂召學士王珪面諭帝意及示手札令草詔頒天下珪不敢草乃退而乞對面稟是時若為珪語所惑大事變矣仁宗宣諭出自朕意詔書遂下英宗既立為皇子尚堅卧懇辭仁宗以問公公對曰今既為陛下子矣願以家人禮待之若遣宮人慰諭更令本宮

族屬廟光諱勸入內彼必不敢違命帝皆如請於是令判大宗正從古防禦使宗諤親諭朝廷立嗣之意又俾潤王位大將軍以上皆從於宗肩輿入內入對於清居殿時皇子雖立尚有姦諛之臣言未嘗立皇子者故英宗即位之初光獻因讒間不喜一日謂輔臣曰當初既立他為皇子卻甚有臣僚章疏言不當建立近宮中亦有文字恐他見後心裏不好昨因齋七並與焚於錢爐矣公贊曰如此甚好然英宗猶以蔡襄為疑故君謨不安而請去也英宗為子方十月而仁宗上仙四月一日壬申天祺節假是夜五鼓

公以簡約二府夜來上疾發卑同入問聖體至
徧舍出內降文字二紙示諸公云一更三點聞
咳唾聲呼醫急診脉下藥未幾再進藥猶未醒
及灼艾二百壯醫云脉絶未後自門開同樞密
院詣內東閤候問至福寧東閤簾下皇后語公
夜來一更三點皇帝有事軍國事委相公裁處
遂哭公奏且止哭請遣中使扶侍皇子候到請
樞前即皇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宣學士王珪
至草遺詔須臾皇子到傳遺旨訖簾下及內外
並慟哭取御衣衣之皇子懇辭迫於公等請即
位於東偏羣臣草賀日午召百官既集公宣遺

制時內外肅然已午間市肆猶未有知者加公
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進封衛國公制
曰王者紹景炎之序履皇極之尊永惟置器之
艱屬在佐王之略睠夫上宰翼我先朝適及委
裘之辰肆于奉瑁之始定策宗社貫心神明逮
躬丕務之咨敢後元勲之奬首敷邦渙誕告朝
倫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
司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
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儀國公
食邑八千七百戶食實封三千戶韓琦器博而
適時道閎而濟物稟星辰之精粹皆日月之休

明歷營外勞更倚一柄蹈夷險之一節寄安危之大機仰文考之知賢絕時髦而登用維召公之託嘗聞顧命之言維漢相之謀終應大樁之兆益懷先見者識之遠決大議者才之英天扶不拔之基神贊非常之輔是用進文昌之卿序正黃閣之台符降以封爵之文益以戶田之數以蕃爾寵以楙爾庸於戲天親靡私居飭有邦之畏民心昌戴一歸厥后之仁念先猷之不敢康顧成業之不可恃益經茂烈永佐昌圖可特授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進

封衛國公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功臣
散官勲如故英宗即位之數日方掛服於福寧
東廂時百官在庭公爲攝太尉范鎮内翰攝太
常卿各具衮服立簾前俟時行禮忽聞簾内連
聲大呼云待殺我左右不莫不駭栗公乃投杖於
地揭簾而入直趨至前曰誰激惱官家且入内
中服藥遂擁帝以授宫人内侍扶帝而歸出則
語景仁曰此事惟内翰見謹勿漏露俄令百官
拜慰而退外庭無一人知者歐陽脩退謂所親
曰始見韓公過事眞不可及也英宗既感疾倦
於進藥雖親近勸之莫聽公常親執丹劑上必

為飲之一日議當進一醉膏此樂盛世所傳用辰砂乳香酸棗仁酒服者是也服之當熟寢一晝夜藥劑多而難飲公親執藥杯以進帝飲幾盡而却之淋污公衣太后亟出御服令公易之公辭而出英宗既驟自外來又即被疾久不預事禁中人情多傾附慈壽宮讒言間諜兩宮遂成隙矣光獻簾下屢有不平之語公即深以危言感動曰臣等只在外面見得官家裏面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即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為之縮頸既出共

奎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如此不得公奉使昭
陵一日太后以語曾公亮公亮但云乞似韓琦
來公在陵下心中使至持英宗手寫歌辭數紙
云太后令相公觀此然語言無序皆病中所書
也公即焚之謂使者曰豈不知官家心神未寧
心神未寧之人言語失節何可恠也後簾下忽
問漢有昌邑王事如何公即對曰漢有兩昌邑
王不知所問何王耶語既塞公即奏曰此語必
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
它舊嘗聞耳他日復言昨夕一夢甚異見這孩
兒却在慶寧宮坐大哥來龍上天去大哥謂神

宗也公即曰却在慶寧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比
亦好夢公又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
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生乃天安排此兒
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如此豈不愛惜光獻既
憂英宗病久公因曰大大王長立且與照管亦
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兒邪又英
宗遇貂璫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
事雖大臣亦心惑其說獨公屹然不動呂言於
衆曰豈有前殿不曾著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
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爲對自
兩人情知公意不可搖妄傳語言者遂稍息慈

壽一日送密札與公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勅
中使俟報公但曰領聖旨公以山陵有事進呈
乞晚臨後上殿諸公不與既見謂上曰官家不
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
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然既非天屬之親顧加
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
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隙開卒難
合矣它日光獻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
居之狀繼而樞密對語亦如前富公退而謂公
曰適聞得簾下所説否弼則不忍聞蓋富意以
太后之言爲然而歸咎於英宗及公力勸太后

微旅不敢令當公預聞其後中書已得光獻旨
遷政權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出當公愕然因
此不悅太后聽政上在內東門小殿中後屢語
輔臣而怒曰此中是何坐處公曰今日之事難
比劉肅當時以仁宗年小自有典故今皇帝已
是長君止因服藥暫煩太后聽政事當日詔書
明言權同處分既言權則安樂便當如故也后
聞此益不悅公既察英宗已安遂請出幸寺觀
禱雨英宗曰當與太后議之及至簾前后曰恐
未服其出公曰適帝意似可出矣后曰人主出
豈不要儀衛今方居喪素仗皆未具且俟之

公曰此小事朝廷須旨可辦後數日素伏備英
宗遂幸寺觀上既出又已日視朝臺諫官繼有
章疏乞早還政后書輔臣曰且欲與照顧何須
便使臺諫苦煎迫也公曰自來執政豈敢與言
事官相通況此事何必假他人言但恐衆議如
此后邑邑不樂泣而語曰今日放下必豈見眼
道邪公曰雖不預政要尊崇太后如天亦不為
難太后曰且以仁宗為念公察其意回即贊之
曰當國家憂虞之際聽決政事及帝躬康復便
能復辟太后能自閱書史試觀歷古以來豈有
如今日之美后曰自家豈敢比古之賢人止數

后遂降手詔罷聽政徹簾帷後中書進呈太后
儀範稱聖旨出入如朝廟故事有所取索使臣
錄聖旨付所司英宗動色曰相公若崇母后豈
是好事公曰始不以此豈肯放下所放下者大
此何足惜邪治平元年二月提舉修仁宗皇帝
實錄英宗既聽斷閏五月推恩輔臣以酬保護
之勞制曰熙德不報古人之甚重有功而賞
者當國之所先況予輔弼之良嘗任社稷之寄
豈無異數於昭大猷推忠協謀同德守政佐理
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衛國公食邑九千七百
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韓琦天資亮諒純世濟
英敏擢自先帝付于中人潘邸側微首與建儲
之議宮車晚出復推定策之忠尋屬過哀之所
傷在於幾務而咸廢乃能屬一德以無懈底庶
工之允修逮茲平康寔用嘉歎進升右相兼領
東臺重啓多封益陪眞賦於戲書載伊尹勲格
于天史稱霍光義形於主令朕所得宜無愧焉
可特授行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
文使衛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公

懿肅凡十上章不得請乃已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五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六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二年五月以樞密使富弼在告久差權樞密院公事上謂公曰事有方今所宜行者可密上之公請面試諸班直武藝書札優者仍令禮部貢舉以三年爲制復置武舉一科武臣刺史以上十年不遷而三更鎮者許遷諸軍營宇頹弊者專委官葺之如此之類十餘事因曰獨斷之初願出睿論以順人心英宗悉如公言旨多自中出聞者莫不悅服上又以未能遍知羣臣能否

公乃籍內外從官臺閣監司之名各品題其才
業之實任用之宜以進京師老疾孤窮丐者雖
有東西福田院給錢米者才二十四人乃即寳
勝寳壽禪寺置南北福田院并東西各蓋屋五
十間所養各以三百人為額給錢米有差月命
開封府官巡視之公以英宗康復躬親聽斷朝
廷無事累上章乞罷相位上賜手詔曰卿有大
德于朕有大功于時一旦無名謝事而去豈不
駭天下之耳目而重朕之過乎其輔朕使無忝
先帝之命則卿之終惠也英宗面諭公曰今尚
在諒闇豈當去之時邪踰年仁廟終祥公力請

去英宗留諭甚堅是年當郊上意未欲躬行謂公曰初服猶恐未當出公曰大禮不可曠兼陛下即位未曾郊見天地力請行之十一月充南郊大禮使禮成恩封魏國公又懇求去位不許辭兼權樞密院從之初英宗皇帝既即位覃大慶於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爲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有旨宜俟服除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釋服乃下兩制雜學士待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宜如本朝封贈尊屬故

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爲贈官及
改封大國當降制行策命而制冊有式制則當
曰某親某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冊則曰
皇帝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今冊命爾爲某官
某王而濮王於上父也未審制冊稱爲何親及
名與不名乃得下令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
名中書據儀禮喪服記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服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
父齊斬不杖朞爲其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
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
又歷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

衰亂之世不可以為法惟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父為皇考而皇伯之稱既非典禮出於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皇太后以手書責中書不當議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而上以皇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留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既以皇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留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而中書以謂前世議

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況人主謙抑已甚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官羣至此書搜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與他人作奇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媿耻既勢不能止故所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為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歐陽脩為首議之人以醜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所議意已有不平者及臺憲有言遂翕然相為表裏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為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為姦邪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

[illegible]分明草一本自進呈乞依此降詔云濮安王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塋爲園即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於如此而已上覽之略無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時漸近南郊朝廷事多臺議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郊禮既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三兩日間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內侍高居簡就曾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

濮王宜稱皇三夫人宜稱后與中書所進詔草
中書絕異而稱皇稱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
諭從初中書進呈詔草時但乞上直降詔施行
初無一語及慈壽宮而上但云欲白過太后然
後施行亦不云請太后降手書此數事皆非上
本意亦非中書本議是日公以祠祭致齋惟曾
公亮趙槩與歐陽脩在垂拱殿門閤子內相顧
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因請就致齋處召公
同取旨少須公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公前奏
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公曰今太
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

后允陛下辭免別降玉詔止稱親而歎以臣等前日所進呈詔草以塋為園以園立廟令乞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於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遂降手詔曰朕面奉皇太后慈旨為濮安懿王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今朕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濮安懿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為園增置吏卒守衛即園為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皇太后諒茲誠懇即賜允從宜令中書

門下依此施行時議論紛然臺諫官皆已罷去
上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榜於朝堂曰朕近奉
皇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
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又曰親謚曰悼
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
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宗廟社稷之
重義不得兼奉其私親故但即園立廟俾王子
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益欲爲萬世
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
令稱皇伯進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
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

加爵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謪等奏促不已忿其
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
于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詆誣
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衒惑衆聽以至封還
告敕擅不赴臺閤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録傳詘
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謪等則以稱親立
廟皆爲不當朕覽謪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
宜追厚俟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
今反以稱親爲非前後之言自相牴牾繼以堯
俞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旣撓權以示衆復歸
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於開憲止命各以本

官補外尚慮搢紳之間士民之衆不詳本末但
感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
御史臺出牓朝堂及進奏院徧牒告示庶知朕
意二詔皆公所自草也桂州陸詵奏交州欲取
溫同等地上因問交趾於何年割據輔臣對曰
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正明中士豪曲承
美專有此地公曰向以黎桓叛命太宗遣將討
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効順山路險僻難得
其地恐不能守公上陝西點刺民兵之議曰三
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故其數雖多而贍足
溥所以維制萬寓而威服四夷又非近世冗兵

可及也唐置府兵最爲近古天寳已後廢不能
復因循至于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
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
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産父母妻子
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陜西當西
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
捷正軍及夏國納欵朝廷揀放所存者無幾河
北河東陜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
今若於陜西諸州亦點集義勇止刺手背則人
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
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小

擾而終成長利時議者謂西人方納款動衆無名頗難其事明年西夏點兵於界上涇原等諸路皆調兵爲備公曰此得機會矣使上前議樞密副使胡宿請且刺沿邊州軍公曰若以機事難失諸州皆可乘時點刺上曰不若即了之乃命朝臣三人詣陝西除商虢二州不刺餘皆籍之爲義勇得一十四萬人諫官司馬光極陳不可二府以光疏進呈上問曰河北有義勇乎曰行已如此陝西奚獨爲不可論遂決三司官歲以資遷而任不久相習以養資假途爲說而不修職事乃擇尤繁要者五負用資淺人久任自

通判資序理任至提點刑獄始許出外夏賊寇慶州之大順城西邊甚警公奏曰慶曆中仁宗皇帝嘗召臣與范仲淹對延和殿諭以西鄙未寧今臣等同上策畫乃退而上禦戎之策有四既上此策而元昊納和不克施用今諒祚狂童固非元昊之匹敢爾輕動勢將渝盟願付臣當日之議俾二府議爲成算付以五路之帥小羌不足勝也乃命翰林學士馮京安撫陝西而使與逐路議方略公又奏曰臣向收得本朝何亮劉平議西事二策亮言靈武不可棄棄則西人必吞諸戎爲後大患當時不能用而今悉驗焉

平之所陳雖與臣近錄慶曆中同仲淹所上之
策稍有不同然大槩以得西人山界地土部族
爲甚利願付京持往參議上可之賊既寇大順
上對二府問如何處置公曰當勑住歲賜降詔
詰問以全國體樞密使文彥博等皆曰不可如
此則邊事大起矣至引寶元康定之喪師以動
上意公曰兵家須料彼此今日徼戎之備大過
昔時且諒祚乃一狂童豈可比元昊也詰之必
服上乃從公議遣何次公持詔以往奏事退二
府諸人以所論不用行相竊語彥博曰他言料
敵且看他所料逾月次公還以諒祚表進屬[illegible]

所疾二府因入問起居韓公叩御榻曰諸未云何英宗力疾顧曰一如所料一如所料祚上表謝罪也後英宗上僊神宗即位公機獎賜夏國詔曰昨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干侵犯疆垂驚擾人民誘逼熟戶去秋乃復呼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邀奏屢聞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存含恕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論逮此遜章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極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乃誠既自省於前辜復願堅於永好苟奏封所

敘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
不亦休哉初英宗卧疾久一日公問起居退神
宗出寢門憂形於色顧公曰奈何公曰願大王
早暮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人子之職公曰非
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英宗自感疾後不能語
凡處分事皆書於紙治平三年十二月上疾漸
革二府問疾罷公奏曰陛下又不視朝中外憂
惶宜早建立太子以安衆心上頷之公請上親
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大王爲皇太子公曰大王
乃潁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英宗又批於後大
大王潁王也公曰欲乞只今晚宣學士降麻上

領之公召御藥高居簡於前授以御札曰適已
得聖旨令今晚宣學士依御降制並曉鎖院時
神宗侍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詔
置東宮官屬於是國本定矣初英宗既許建儲
處分畢情色凄慘歔欷涕下文潞公退而語曰
頃公適見上面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之間亦
不能不動公曰國事至此無可奈何治平四年
正月英宗昇遐公以顧命請神宗柩前即位神
宗曰末予小子何以當之固避數四而後出充
英宗山陵使是月拜守司空兼侍中制曰若古
后王之興承序宗祊之重永言配命無競維人

在商則陟邑致格天之功在周則召畢奏綴衣
之訓著於謨誥茲謂王勳列在眇躬聿膺端冊
方繄賴於丞弼以圖濟於艱難首舉元功敵告
庭采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行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
潤文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一千七百戶
食實封四千二百戶韓琦欽奉仁聖克享天心
亮弼先皇丕承帝事實道協於末訓遂光輔於
沖人扶維神器之安保佐邦基之固百工稟式
四國具瞻帝省其衷予嘉乃德登上公而論道

號崇進功號是爲九
命之禮用助三光之明於戲朕荷無疆惟休亦
無疆惟恤周咨元宰共熙庶績之緝熙
致大猷之平格庶幾纂御永荷休成可特授守
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
潤文使魏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仍賜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翊戴功臣
散官勳如故公辭曰昨日進擬之間已曾面奏
歐陽脩以降並遷一秩若宣召學士草制乞如
此例寵典或過必須煩瀆聖聰今乃以司空侍
中一官併以授臣緣此極高之品自本朝以來

平曾兼拜不同中書門下侍郎可以并除臣既與邇臣推恩特殊則是行賞不一況陛下聽斷之始當以至公示於天下獨私首宰則必喧沸公議而損辱新政愚臣之罪固不容誅早來久已面剖肝膈皆非矯妄其所降恩命臣不敢並乞追寢欲望天聰垂察許於二官之內止受一事兼所求甚有貼麻改換體例乎詔云省所上劄子陳避司空兼侍中晉國公事具悉先帝不以朕菲薄使主宗廟而淵承顧命定大册諸臣未有以先之也方朕推恩天下而於一二股肱之臣恭亦欣許成事而甄序之卿乃遜陳悃愊

至于再三夫策立有新而功不獲報豈朕所以
褒賢報德之意哉且禧祥符之制則遷官未
為過此乳與之際則恭懷猶不加厚何疑而固
辭今朕初臨大政而將使令及如汗丞相豈不
為朝廷惜哉所辭宜不允仍令貼麻依舊封魏
國公上又賜手札云佐命元老两朝顧託於此
而不能褒大其功優以典禮訓天下何公乃拜
命一日中書進呈罷上獨留公從容久之因語
及英宗初即位服藥大第上曰是時不易處當
如何公對曰是時人情謹懼然內則惟於
太后前主以必不妨外則急於皇子位差置官

屬相繼陛下自親覽使除授封郡王奉朝請
立於允初之上人心知有所係內外遂安英宗
亦得安然服藥上斂容拱手曰此恩何敢忘公
惶恐謝之它日上謂公治有欲以二大國封濮
王者如何公曰不可且先帝遵守典禮不敢對
父而陛下豈可尊祖又當以何親稱之邪此必
黨濮議者欲求以勝勢不顧上累陛下孝德而
桂井市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欣然納焉中
丞王陶公待之素厚自小官擢至侍從陶自以
東宮之舊當亟登二府既而除為中丞不如所
望怨懟形於言未幾遂彈宰相不押常朝班公

與次相曾公亮奏陳曰自來以前殿退晚及中
書聚廳見客及商議急速公事循例不赴押班
歲月已久非始自臣等遂上章待罪降手詔不
允陶理不勝遂肆誣詆上乃除樞密直學士羣
牧使續內批指揮王陶與司馬光對換過着時
相待罪未出參知政事吳奎上章力辨言王
陶天資險薄造言飜覆眞市井小人之不若臣
早來與趙槩屢陳欲王陶補外且令思過陛下
重難其事今除舊職及差遣臣等不能守義固
爭已負大罪今若又行內批指揮除翰林學士
乃是因其過惡更獲美遷不惟臣等取輕羣衆

使天下待陛下爲何如主哉以廢格制詔居家
待罪又二疏極言陶本因臣與韓絳延薦裁爲
御史即攻韓絳頃年選用事陛下於東宮是時
先帝服藥固未知王陶之才堪任器使蓋韓琦
曾公亮等進擬令以一立班久廢之禮肆行深
詆足其心見利忘義惟攫搏是爲略無羞惡溪
壑無以喻其深阻也至如邵亢嘗關德音以爲
繇發令居諫長爲陶驅迫遂使疑誤陛下亦當
絀黜既而公又上章乞罷遂黜陶知陳州上賜
公手札慰諭云卿援立先帝功在王府自朕纂
承祗懼已訖惟是同德豈容間言邪正陶等所

言過為訕謗言事理朕所自明但中丞屢斥
傾動朝議欲除學士意者示之威選其實使去
言路不謂亦有章表遽然避位是著朕之不聰
益駭天下之聽已處分王陶以舊職出知陳州
乃君臣大分卿其深以為嫌國之休戚卿當與
朕共之言發於誠想宜深悉今遣張茂則賚朕
手札賜卿伏可朝參餘意候對面諭公乃入
謝後位陶既黜邵亢猶欲撼公上曰若不是他
韓琦朕只是一皇親太保耳亢聞此語惶懼自
悔時亢知開封府忠彥為府官屬亢為忠彥道
上語如此意以益己之失也九月英宗山陵復

王公還至華縣即上章乞罷相尋詔諸處毋得
受公章奏公入對面陳不已時公意已決去自
此不復入中書視事一日上又召趣公視事公
亦力請如前遂出四方二三士大夫勸退之書
以進上奏曰自有唐至于五代首相之爲山陵
使者事已未罷例皆得請昨仁宗皇帝昭陵復
土而先帝尚進藥劑其時臣上體國家不敢援
此故事遂然引去今先帝已安陵域祔廟禮成
及陛下發明新政以恢太祖太宗光烈之時固
當升進賢俊共熙聖治而臣二府一紀祿位盈
極行近例已來凡任首相未有如臣歲月之久

妬賢之甚夙夕不能自安此臣當去之一也
中書事無不總文字繁委而臣故疾嬰纏日難
堯強此臣當去之二也宰政不舉謗議日興事
業不著于時闕望益衰于前此臣當去之三也
前此爲山陵使者事訖而罷載籍具存今臣所
爲山陵使然亦不能避位則是爲輔臣而不
知與故何以勝天下之責此臣當去之四也臣
頓乎什八也以此謂臣何上察公意確殷不可留
還内侍賜公手札曰朕以大臣進退國家所重
卿夙勤力允于三朝朕之眷懷未有涯也此敕
有司不通章奏而卿數因入對懇求罷免復以

竊文之言袖書見進圖解機劇朕中夕思念足
以見卿至誠豈不使卿少就安逸以永康寧哉
今許卿暫臨藩服朕將虛上宰之位以待卿還
果能如旨朕即有命可密奏來手示毋不多及
公奏謝曰宰輔之任朝有定制老臣無狀不當
虛位待之願亟進良弼以光新政上宰虛此位
降制曰朕光宅萬邦肇新駿命正權綱之逖御
謹名器之大方眷余宗臣特崇異數以表圖勳
之重用昭報禮之隆爰揆剛辰誕揚對策推忠
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翊戴功臣開府儀同
三司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二千七百戶食實封四千六百戶韓琦宣昭賢業熙亮天工光翊三朝咸有一德材周五則之用體備四時之和社稷是經文武維憲在成功而弗居實有大以能謙荐上奏封懇辭政柄願倚毗之學詔諭數頒而精懇之堅辭誠難奪是用進司五教增峻三階且踈茅土之崇仍遂麾符之使當國辰而均逸望故里以榮歸大義甚明休靈殊渥於戲臣行其志茲爲自得之全君篤于恩深惜老成之去無安帥節之樂猶待袞衣之還乃情本朝不遐謂矣可特授守司徒檢校太

師兼侍中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揚州管內觀察處置營田等使判相州軍州事同羣牧兼管內勸農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宗正協恭贊治亮節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是日早上遽召公對於便殿上諭曰侍中須要去今日已有恩命矣上遂泣下公亦感激垂涕叙謝而退又詔賜第一區於京師擢忠彥爲秘閣校理仍授二子官初除公鎮安武勝兩軍節度使公以兩鎮之命本朝以來未嘗有此除授力辭不敢當上面諭之曰朕再

一思之懇款大臣殊異侍中必不肯當惟此兩
鎮可稍示殊禮朕拜曩嘗得侍中也切不須辭
英宗神宗皆以嘗與公從神宗對中書每許反
公於上稱先侍中云上又以手詔賜公曰兩鎮
節度未嘗除非有所愛也誠有待之也今卿歷
相三朝功烈休顯抗言引去朕慊然有不足于
心推求舊禮惟恐遇卿之薄也尚何辭哉公又
奏祖宗舊制惟宗室近屬方有兹拜臣若踰越
常制不自度而處之則是開適臣希望僭忒之
原自臣而始上累上制改淮南節度使元豐間
又以公加兩鎮以公嘗辭不拜訖不敢當公又

以文館清職祖宗以來必給札試藝合格而後
除今也差不敢濫當此任詔學士院召試既入
等乃受時歐陽脩先罷政知亳州馳書賀公曰
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讒自止迴閒
公遂矣又聞所加恩禮力辭不拜此尤高出古
人士安石爲知制誥知江寧府亦親作啓賀公
曰伏審辭寵上宰榮歸故鄉兼兩鎮之節旄備
三公之典冊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
退而有褒嘉之榮在於觀聽孰不慶羨伏惟侍
中受天間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少時德業冠
於近代與司密命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

險夷嘗恃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明捨一時爲
國之安危與執洪樞遂躋元輔以人材未用爲
大恥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
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卒有成功英宗以哀
疚荒迷遂壽以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親當
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
漢能安衆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
理而未嘗遭變載在舊史號爲元功曾未若獨
遭閒暇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教寧四方屹然在
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至若進退之當於
義出處之適乎時以彼相方又爲特善此書盛

傳於世公未行會种諤擅領兵入西界取綏州
納降人嵬名山數族朝廷以爲憂公以辭絶恩
數又之至此方入謝既升殿上諭曰青澗城种
諤已領夏國投來蕃部及本城屬戶直入西界
夏州以求其帥臣陸詵辭向並不預知公退而
奏曰臣元不知朝廷措置本末昨日倉卒應對
固不詳悉蓋不審投來蕃族得其壯兵幾人种
諤所領屬戶又復若干而不令大帥知變必無
合用錢帛糧草隨行即种諤到西界內作何施
設且横山一帶蕃部自延州東路青澗城至西
路保平軍及環慶原州一帶綿亘數百里莊閭

甚有大族酋豪未必此皆欲背諒祚而投我今种諤乃一城寨小臣不容朝廷遂路帥臣通謀協心營致侯其橫山衆族皆有順漢之心然更須逐路兵將夫力錢帛糧草版築之具百事畢備尅日齊發乃為得計今當陝西連歲旱災兼闕沿邊弓箭手蕃部等穀食既已不收蕎麥又為早霜所害比户正此疲困諤乃引數族投來人户深入西界欲成大事朝廷若不深謀遠慮遽欲因其狂易邀功擅興不受御制之舉遂令逐路應接彼界亡殁之人柰何朝廷元不曾與逐路帥臣預謀及新經優賞之後災旱民困之時

未有大段錢帛糧草兵力戰具準備及開修與
修城寨控扼要害扞衛投漢蕃族次第又鄜延
環慶秦鳳三路帥臣皆是權官轉運使例亦新
差勢力不加是將勞擾關中億萬生靈以至天
下受弊只就种諤小子一時狂躁之失兼諒祚
既聞彼邊蕃族叛已大怒邊臣招納以為曲在
朝廷復乘我素無預備必大集平夏諸兵收討
更於戎之諸路更互衝突則是西邊用兵戰禦
未有已時臣大為朝廷憂之兼蒙陛下諭臣候
到相州一兩月間就移永興臣當國家急難之
際豈敢辭避致彼朝廷必以邊事責臣緣有上

得闕備利害甚多君只以空身而往安能少濟
國家欲望陛下與兩府大臣熟圖勝策及盛出
錢帛兵刃以濟之免成國家大患不可收拾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六